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  
第八十回 婚事初籌素臣早籌兵事 大蛇未弄鐵丐先弄小蛇

素臣暗忖：莫非錯認其妹賽要離麼？紅須客道：「賽隱娘平時行刺，或是殺人，都戴著銅面，扮作武士模樣；江湖上曾有口號，說是：男數紅須，女說銅面；來如飄風，去如閃電；遊戲殺人，一刀一劍；不嫁不娶，天生天厭。」文爺說是替他作伐，可知是作耍了！」素臣笑道：「原來為此！你可知道，他如今卻是情願嫁人了。」因把勸化飛娘之言，從頭至尾，敘述一遍說道：「一個女人，尚知悔悟，體貼父母之心，要接續祖宗氣脈；怎吾兄堂堂男子，反守著自己邪念，不體父母之心，忍於斬宗絕祀？生為忘親之人，死為不孝之鬼，九泉之下，何面目以見先人乎？」紅須客聽那開首勸辭，毫不在意；聽著飛娘說話，卻反搔著他癢處，點頭自喜；聽到中間，鼻孔裡一陣酸辛，止不住兩眼汪汪的，要流那清水；再聽到後來，便痛淚直下，滴落如雨，又聽結末一段，覺著毛骨悚然；及被素臣責到自己身上，口口不孝，說是無面目見先人，一時痛憤，忽然大叫一聲，拔出佩刀，就往喉管上勒去。虧著一席而坐，素臣拔刀隔住，鐵丐一手扳住臂膊，沒有受傷，虎臣忙跑出位奪去佩刀。紅須客一個噁心，口吐鮮血，噴滿地下。素臣懊悔道：「這是我不是了！竟忘他血性利害，受不住這些重話！」

紅須客道：「文爺怎這般說？俺自恨禽獸不如，生不如死，敢怪著文爺嗎？」素臣道：「如此，便更不是了！不娶還是斷絕祖宗氣脈，輕生便是戕害父母遺體，罪愈加重，如何使得？吾兄既知悔恨，便該惜身重命，反邪歸正，急急的想娶妻室，為生男育女，承接宗祧之計，怎又尋短見起來？」紅須忙出位拜伏，痛哭道：「俺知罪了！」

素臣忙扯起來。紅須道：「不瞞文爺說，俺非人種也；先母做閩女時，遇疾風暴雨，被龍氣感觸，懷胎三年；外公外婆氣恨，將先母趕逐在外，苦不可言。產時百倍艱難，死過幾回，比文爺所說十月懷胎的話，苦楚更甚！俺自幼頑皮，與飛娘一般，不是在樹上跌下，就是掉在海裡，百死百生，把先母精神魂魄，消耗損傷。先母日則在海邊網罟魚蝦，夜則在草窩內織麻紡線，養活著俺。到七八歲，就替俺童養一個網船上女兒，不上一二年就死。一連童養三個，都不過一年半就死。先母悲傷成疾，到三十歲上身亡。俺那時止十四歲，外婆收留家去。過了兩年，外婆又死，就被舅舅趕出。這些苦楚，都是外婆告訴，才得知道。俺因文爺之言，想到先母身上，一時心痛，恨不欲生。今被文爺提醒，以後還再敢輕生，不想娶妻生子，承接宗支嗎？俺的硬命，別的女人也不敢娶；須得這飛娘，這銅琵琶，才當得俺這鐵錘板哩！」

素臣驚異道：「據吾兄說來，竟與飛娘是逼真一對了！」因把飛娘係人熊所生之事說知，道：「那江湖口號，又恰把你兩人作對，豈非天緣奇配？」虎臣道：「口號內天生天厭四字，如今要改作天生天對了！該幾時行禮？幾時成婚？聘金多少？文相公不特做媒人，並要做主婚的了。」鐵丐也是痛淚直下，說道：「大哥說咱要老婆，咱卻不知道這種正經道理；只見三弟夫妻恩愛，百般便益，才動了念頭。如今聽了文爺的話，是再免不得的了！咱自小淘氣，連累爺娘，才是利害，咱娘的苦處，更說不盡。還敢不接他氣脈，叫他做無祀孤魂嗎？求文爺怎樣賞給咱一個，不要想什麼美而兼勇，勇而且賢，只要有鼻有眼，成了個人，有眼放得進雞巴，有肚皮裹得住胞胎就感激文爺不盡！」素臣笑道：「只要是個女人，你們島中怕尋不出，怎要求我？」鐵丐道：「都是元帥的號令，自島主至頭目，除本島島民外，但是中國的人，取了島中婦女，就要斷頭。有俘獲來的，又說不成體面，都賞與兵目。累咱空著急了半年，誰撈著一根毛來？」

素臣道：「你這樣著急，就不是頭婚，敢也情願了？」鐵丐道：「娼婦又不討嗎？有閩女也看不上咱這丑臉！依著文爺說話，只生得出男女，管甚二婚三婚？」紅須客道：「紅綃、紅拂，都不是二婚嗎？文爺果有這人，就一齊撮合，做個兄弟連芳罷。」素臣道：「人是有在心上，相貌既美，兼有貴相，盡配得過，卻未到那時候。先把你這親事說成，就可牽連而來。」鐵丐道：「咱是十足賤相，怎敢望配那貴相？不把吃飯傢伙都折掉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你是十足賤相，天下更有誰是貴相？不是戲話，你合著相書所載的龜形，乃是大貴之相！他日富貴功名，與龍兄相仿。飛娘形如飛鳳，亦是大貴之相，我方與龍兄作伐。相女配夫，豈是胡亂撮合的麼？」鐵丐大笑道：「咱只在海島裡，做這不劫劫客的強盜頭兒就夠了，咱還想甚富貴？合著龜形，便是大貴之相；那些當龜的，怎不見他封王拜相？」素臣道：「這話留著後應，不必推辭，也不能性急，如今且說正事。」因討過曆日看著，三月十六、十八、二十四，三日都是黃道不將吉日；遂定了十六日行聘，二十四日成婚。問紅須島中兵將數目；紅須道：「島中有十一員戰將，二十四員裨將，一百二十名頭目，二千九百名戰守兵丁。」素臣道：「可準備一千兩銀子，二百四十匹綢緞做聘禮；五百對銅花，一百匹紅綢做花紅；要打發人到登、萊兩府，去收買丫鬟、箱籠、紗燈、羊角、花爆、酒、燭等物；要教匠人搭燈樓、燈棚、五色彩帳；要招些秧歌傀儡歌唱戲耍之人；總打帳一萬銀子，這喜事就辦過去了。」

紅須客三人面面廝覷，做聲不得。奚囊也是疑惑。伏侍的頭目兵丁，都伸著舌頭。紅須客道：「俺的老爺！你要俺生男育女，不要應著二弟的話，把這吃飯傢伙都折掉了！俺是什麼人，娶一個老婆，要用一萬銀子？」素臣道：「你如今是一島之主，不體面些，也叫島民及各島人笑話。飛娘何等身分，白玉麟們何等眼孔，若不體面，便是小覷了他，連我媒人也招著怪頭。這懷苦酒，是要強著你吃的了！」紅須客道：「文爺說的話，俺斷不敢違拗，卻實在不能依從。」

一則力量不及；二則況大元帥要加罪；三則張揚開去，怕不鬧出事來！」鐵丐、虎臣也俱說：「現在島中錢糧有限，兵事費用甚多，元帥又不在此，亦難自主，還求文爺減省！」素臣大怒作色道：「你們口口元帥，敢壓制我嗎？你走遍天下，揀得出這等對頭嗎？若闊綽些，便費三萬兩萬，也不嫌多；就鋪派你，也只一萬銀子，還是你成婚費用，就不依嗎？」一面說，一面立起身，望屏後就走。三人見素臣大怒，都嚇慌了，接腳跟進，想要陪禮。素臣搖手示意，悄問：「有甚極機密之處？」紅須會意，領到一座高樓上來道：「這樓雖只三層，地勢最高，開窗四望，洋島悉見；這樓頂不是螺絲纏的麼？任你撞鐘擊鼓，把響聲俱轉上頂去，收入甕裡，樓下休想聽著一點聲息，名為神樓，是高手匠人造的。只元帥合咱們兄弟四人，有機密事商議，才上此樓。文爺有甚心話，只顧請說。」素臣看到樓頂，真有大甕，身大口小，一路纏紋，高可丈許。推窗看時，真個海洋中東一堆，西一簇，露出島嶼，如螺髻一般，青翠欲滴，歷歷可數。

再看到自己島中一切田原房屋，然在目。因問：「自遼東至福建，這一帶直南直北的洋面，共有許多海島？紅須客道：「福建不知備細；自乍浦至遼東，除無名小島外，有名目有島主的，共是七十二島。」素臣道：「這七十二島島主，都是中國人，還有外國人？有許多島，是景王合斬賊的？」紅須道：「七十二島島主，約有一半中國，一半外洋。遼東、天津一帶，有二十餘島，都奉景王；惟屠龍、釣龍兩島，是斬賊黨羽。釣龍不打緊；屠龍島內，兵精糧足，妖僧孽道，凶徒劇賊甚多；景大元帥所以定要除滅他。過了天津，直到這裡，共二十七島。只有飄風島正對萊州，在護龍、青霞兩島腋下，未曾歸服。其餘二十六島，元帥派俺住這護龍，領著十二島；派二弟住扶龍島，三弟住生龍島，各領七島。往下去，對著膠州、海州、崇明、乍浦一帶洋面，有二十餘島，連這飄風島，都有斬仁。」

素臣道：「斬賊、景王大勢相連，而互相猜忌；屠、釣兩島，與總兵武國憲，皆斬賊陰制景王者，其為重兵可知。兵法：十圍五攻；區區六島所撥之兵，豈能勝之？據劉兄說：勝他十餘陣，又沒甚俘獲，其為驕兵之計無疑。屠龍一島，既有釣龍為犄角之勢，復有天津為援，是有勝無敗的形勢，所以不遽勝而反詐敗者，欲全勝大勝，且乘勝而並收二十六島，為田單、韓信復齊，破齊之計也！服從斬賊之島，全在護龍島之下，又有飄風島，介在護龍、青霞兩島之間；則彼之欲去護龍，比我之欲去屠龍更甚，況護龍為我根本之地？我揣此賊，必有圍魏救韓之計，等我撥運兵糧之後，即起乍浦以上，萊州以下各島之兵，來專攻護龍。出我不意，攻我無備，我既眾寡不敵，難免喪敗。日京聞根本之地被重兵圍困，必撤兵回救，彼釣龍、屠龍、天津等處之兵，從後追殺，必至大敗。古來以全師遠攻，一蹶瓦解者，史不絕書；日京尚是知兵之人，何冒昧至此？《左傳》所謂：『莫敖扭於蒲騷之役。』

日京亦狃於二十六島之平故也！我若早來，斷不許他去攻屠龍，卻要先平這飄風，肘腋之中，豈可穴此狼虎？不獨日京，連你們都該知道，何以■■若此！」虎臣道：「文相公所料，一些不錯，他那輸的十幾陣，真是驕兵之計。如今想起來，既沒殺他一員戰將，又沒得他一石糧食，撈搶些旗幟衣甲，席木板片，多半是糟舊的，這還不是詐敗嗎？」

紅須道：「文爺料他有圍魏救趙之計，也是不錯的。前日有軍士探報，說膠州各島，都修船練兵，羅買糧食；不是這個緣故嗎？那飄風一島，俺們都知道是肘腋之患，幾次去剿。無奈島民感激靳仁，竭力死守；元帥憐他真情，暫緩其死，說待各島俱平，彼自不得不下。」素臣吃驚道：「靳仁這廝，如何能得島民之心？」紅須道：「飄風島那年適遇奇荒，島民俱要餓死，被靳仁一個伙計，把十數萬米穀散給島民，救了合島人的性命，故此感恩入骨，死守不降。」

素臣大喜道：「若是如此，便可唾手得之！」鐵丐道：「文爺既知他們有些惡計，怎還要替大哥行禮結親，不料理廝殺之事？」素臣笑道：「此兵機也！方才因有兵目在旁，怕有漏泄，故假作發怒進來，與你們密商。正借這行禮結親，鋪張揚厲，賣個破綻與他，他必來乘機取事，我們這裡暗作準備，埋下窩弓，守那猛虎，可不便益嗎？」三人大悟，大喜。紅須道：「原來文爺是這個主意。在裡面伏侍的，雖都是心腹之人，卻不可不防。俺們下去，只做拗不過文爺，勉強從順的罷了。但是元帥處此險地，該作速著人去請他撤兵才好。」素臣笑道：「請他撤兵，這窩弓可不又白埋掉了！如今得劉兄自去，把我的主意說知，叫他假作攻取，卻不要深入，只作守等兵糧，為必取之狀。一面露布各島，添兵運糧，前赴助戰；卻密札島主，叫他遷延時日，續聽調遣。一面照著方才所說的，各處張揚置辦，為娶親之事。我即打發奚囊，隨著白家家人，過海行聘。札知白兄機密，並令其準備船隻，截住萊州島船，不放一隻回去，以便襲取飄風。令方兄、熊兄送飛娘過海成親，協力破敵。白兄有兩妾翠雲、碧雲，能見二十里以外毛髮之物，令其先期過海，在這樓上望敵兵，及島中奸細舉動。我與龍、鐵兩兄，暗暗撥兵簡將，準備廝殺，管教一戰成功。這不是解你們危難，遂你們心願嗎？」三人大喜道：「只怕他不上鉤，若肯上鉤，是必定成功的！」

素臣道：「若日京在此，我便不划此策；他料你們俱是一勇之夫，斷無不上鉤之理！但我在外護，不合說出真名姓了；若被他知道，便不肯上這鉤！」紅須道：「不妨，這島中兵民，俱感激元帥刻骨；俺只吩咐一聲，斷沒洩漏。」說畢，出來。虎臣拾起那刀，紅須客佩好，仍復坐席，狼餐虎嚙的，把飯吃完了。紅須假作無奈，在島庫內提出五千白物；發二千兩，到登、萊等處，採買一切貨物；發二千兩，請素臣修書，付與奚囊，轉請有信代媒，十六日行聘通知，二十四日婚期；發一千兩，修飾宮殿房屋，搭棚架燈樓各項雜費。一面大張曉諭，島主擇於某日成婚，各家俱要張燈結綵，許各洋鋪過海交易。當日就露布各島，並發密書。虎臣因將往天津，是夜至素臣房中，講至三更。素臣方知紅須名生，字天生；鐵丐名面，字如包；虎臣改名吉如虎；日京改名況如日。次日清晨，寫下密札，早膳過，打發虎臣赴天津。

素臣、如包俱易容而出，素臣仍是黃面，如包易作粉紅色臉兒，吩咐兵目不許洩漏。只做遊玩島中風景，將城內外四處走到，回來，與天生上樓，指示道：「這後面兩座神尾關，現有一百名兵把守，可撤去三分之二，留二三十名老弱軍，一半看守，外關，一半看守內關，卻只許放人進外關，不許放人進內關。這一帶萬鬆嶺上，幾處墩堡，約有一二十名兵丁，這一座龍脊關，有二十名兵丁把守，須盡撤去。這殿門外空曠地方，可搭一座燈樓，四面都要懸空。望南連接搭著燈棚，直搭到城門住，兩邊亦俱懸空。這一帶倉廩，須撥一百名精兵，在倉門內看守。這古城內，可挑五百名精兵在內，三人輪流操演，關著城門，不許人近城窺探。」復指著北邊一島道：「此島莫非飄風島？」天生道：「此島名青霞。」因指向東一島道：「那便是飄風，與俺們這島，恰似鼎足一般。雖在背後，卻虧俺這島後半面，是天生峭壁，又有許多劍尖似的亂石隔住，船不能近，故仍要從外護進來。」

素臣道：「明日撥兵三百名，把本島戰船，十分中選出七分，都駕往青霞島，只張揚著往天津助戰，吩咐島主悄悄藏著，並操練青霞島兵候調。」說畢，下樓。自此，每日明辦結婚，暗備廝殺之事。

素臣自到島中，天生即讓出臥房，與素臣歇宿。至十五日，素臣見已彩畫鋪設，成一新房模樣，就要搬出。天生抵死不肯，道：「一來敬意，二來仗文爺洪福，得個利市，到二十四日般出不遲！」素臣無奈，只得住下。到了十八日一早，鼓樂喧天，回聘已到。天生請素臣、飛霞兩人開盒，只見回的甚是齊整，袍服冠帶，靴鞋褲襪，引刀盔甲，書畫琴棋，紙墨筆硯，綢緞綾羅，金花紅彩等物，擺有三五十匣；其餘水禮，亦十分豐盛。島民、島婦聚觀，擁滿門外。兵目傳稟：「島中風俗：凡遇島主成婚，島中城內男婦，當日都要進殿磕頭。島民要捧島主的腳，島婦要捧島妃的腳，若捧不著腳，便三年田稻無收。捧腳時，每人有二百文錢，撒地作賀禮，名遍地金錢。捧腳之後，島主進內成婚，島民、島婦都在殿外筵宴，兩人一席，每席四碗魚肉，兩盤糕饅，兩壺白酒，兩碟醋蒜，兩碟果品，兩碟小菜，都取成雙之意，名萬民歡樂。滿月之後，島主、島妃要出城巡視，每日一鄉。四鄉的島民、島婦，也都要捧腳，撒金錢，筵宴。現在城中民婦，俱在外候令。」

天生看著素臣，素臣道：「既是風俗如此，一口允許便了。」天生吩咐下去，兵目傳出外面，歡聲如雷，紛紛散去。是日大吹大擂，外邊看待來使，裡邊請素臣等筵宴。素臣席散回房，奚囊把玉麟得書，如言準備，錦囊請安，並夫婦二人，於二十日起身，隨二位姨娘渡海，並押送嫁妝之事稟知。素臣道：「錦囊還有用處；這天絲要他來則甚？」奚囊道：「天絲是兩位姨娘教的武藝，大姑娘又時常指點，比錦囊也低不多。」素臣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比阿錦何如？」奚囊道：「那比不得阿錦，阿錦老練，比錦囊還覺高些。」正說話時，忽地西方起一陣疾風，從開著的兩扇窗內，直捲進來，把房內大燭直滅下去。回過風腳，卻甚悠揚，那燭仍復明亮。素臣覺著有異，隨意把西風作一卦，西天千金，風為巽木，作為卦；風來甚疾，巽為陰象，恐有陰人行刺；而風腳悠揚，燭仍明亮；卦婚象，克屬乾金，求婚甚急，此數莫非當之？因吩咐奚囊，關門掩窗，垂下帳幔，滅去畫燭，防備刺客。自己拔出寶刀，伏在窗檻之下。不多一會，只聽窗上一聲響，月光之下，一人直落進房。素臣在檻下發起，迎個正著，從背後一把抱住。奚囊在那人手內，奪過寶劍。

素臣忙道：「不要傷他，快去點火。」那人被素臣神力緊拊，掙扎不脫，即使用手來攢腎囊，早被素臣慣倒，把那人兩手拘在胸前，盡力捺住，一膝捺壓兩胯，動彈不得。奚囊點燭進來，素臣一看，卻是那女道士賽要離。大喜道：「來得正好，快請鐵爺！」須臾，鐵丐趕來，素臣令其搜檢。鐵丐在小靴統裡，搜出兩把利刃，胸前搜出一股赤繩套索。素臣把套索反縛其手，說道：「此女名立娘，即飛娘胞妹，亦是大貴之相，配得過你。方才起數，與你有姻緣之分；今日正是黃道不將吉日，你可帶去，即便成婚，明早我自向龍兄說知。」鐵丐正要老婆，眼見恁般美貌，如何不願，沒口子稱謝不盡，抱了就走道：「謝文爺恩賞，明日磕頭罷！」踉蹌進房，放在床上，扯掉褲子，在纏袋內取一丸藥吃下，脫衣上床，盡力狠乾，把立娘弄丟了才解放他兩手，將衣服剝盡，再闖轅門。這三更天把立娘連丟三次，狼狽不堪，苦苦求饒。鐵丐亦覺盡興起來，喝了口水方才得泄。鐵丐陽道本偉，怕立娘經過大敵，徵不服他。因在山東路上殺過一個遊方和尚，得有補天丸放在身邊未曾試過，吃了一丸藥，性發作起來，便直乾至天明。立娘雖經過妙化法寶，因其相與婦女極多，不能專用在一人身上。自妙化死後又經久曠，被素臣神力壓捺，未免傷筋損骨，怎當得起鐵丐童，吃了補天淫藥，三丟之後百骸弛放，連身都翻不過來，直僵僵的躺在床上。鐵丐緊緊抱住。說道：「文爺神數，說你與我有姻緣之分。妙化已死，你若肯放心，入門為正，咱就把你做結髮一般。等你姊到來，骨肉團圓，可不是好？」立娘垂淚道：「咱本去刺妙化，被他拿住強姦，因既為所污，難以再嫁他人，才做了道士，與他往來。到得妙化死後，早已安心一世不嫁人的了！誰知又因來刺紅須，被汝奸污，也是咱前世的孽帳！那文爺可就是文素臣？」鐵丐道：「正是。」立娘歎口氣道：「咱被他拿住兩遭了！他的神數，即說與你有姻緣之分，咱便情願與你廝守一世。只是咱姊恨我切骨，他若嫁來，只怕不肯相容哩！」鐵丐道：「不妨，有文爺做主，肯包容你。只是咱們須起去，拜見文爺合大哥，還有石嬪子、衛嬪子，也得相見。你這樣子，是真是假，可掙扎得起來呢？」立娘道：「咱現在眼花頭暈，兩手如癱，渾身麻木那裡掙扎得起？」鐵丐道：「咱先去，等你將息好些，再見罷。」忙忙起來，先到素臣房中，素臣正與天生講說夜來之事，鐵丐跪下磕頭。素臣帶笑拉起問：「新婚之樂何如？」鐵丐道：「樂不可言！不瞞文爺說咱還是童男子，要從沒嘗著女人滋味，那知有如此快活，怪不得三弟夫妻，恁般恩愛哩！」素臣大笑

道：「休說呆話！快些同著出來，還要審問他口供哩。」

鐵丐道：「咱原要同他出來，只半死不活的，癱在那裡，便怎麼處？」素臣道：「這又奇了！不信你有這般本事。也罷，你去問他一個備細，他是誰人所使？來刺何人？須把景王及靳賊現在的逆謀，並兩家軍師名姓，說得明白，才許他與你做夫妻；若有一點遮瞞，留在此便是禍胎，就要即刻開除，顧不得你快活不快活了！」因教導了逼問的話頭。鐵丐嚇得滿面失色，沒口的答應出去，向立娘述了一遍道：「你須盡底把實話說出，那文爺是神聖一般，穿得人腸子過的，你若藏頭露尾，咱就沒法救你了！可憐剛做得一夜夫妻，便怎麼處？」眼眶酸酸的，要流下淚來。

立娘哭道：「咱怕不知道，若早知他在此，也不上這一釣了！景王與靳直都想做皇帝，雖故連牽一塊，卻各懷歹意。屠龍島是靳家安放那裡，防備景王的；你們元帥去剿，來請過兵，雖也發兵，不教盡力。後來知道靳家用計詐敗，專等這裡發兵，便起乍浦等處島兵，來襲取護龍。怕這大功全歸靳直，故遣咱來刺紅須，不料又被文爺擒獲！」鐵丐吐舌道：「果不出文爺所料！你可知靳家於何時來襲取呢？」立娘道：「原要等這裡發兵三五日後來襲的；如今聽見島主成婚，各處買花炮燈彩，與民同樂，才定了二十四這一日，來裡應外合，襲取島城哩。」鐵丐吐了舌頭，收不進去，道：「怎被文爺一古腦兒都算定了！你知他裡應的，是些什麼人？怎樣裝扮著來呢？」立娘道：「這裡不興和尚道士。他那裡有些和尚，都分撥在外；道士及將弁，都扮著本島及青霞島民婦，賣花泡燈燭等項的商賈，秧歌高蹺等項的撮弄，還有混在送親隊裡的，陸續進城，四散埋伏，到那日結親時，一齊發作。」

鐵丐道：「靳賊這些惡計，怎肯張揚開去？你是景王家人，何由得知詳細？」立娘道：「他兩家各有心腹，各有奸細。奴前日在蓬萊閣上，遇見飄風島守備吳其仁，是景王的人，在那裡做奸細的。他告訴奴如此如此，不日就要成功，咱們還是助他不助他？奴說：『王爺叫咱來行刺，原是怕大功全歸靳直，咱進去行刺得成，是不消說了，若一時沒處下手，便須助他成功。一來去了一處外患；二來也分他些功；三來也不失大家牽連的局面。』吳其仁連聲答應。咱就把四個徒弟，交托與他，說：『咱若事成，到你島中相會；若沒處下手，臨期你可同咱徒弟到護龍島大相國寺中相會。』大家約定了，才分散的。」鐵丐道：「吳其仁可是三十多歲年紀，臉上有記色的？」

立娘道：「吳其仁左臉上有一搭青記，卻是真記色；不像你臉上裝的顏色是假。」鐵丐失驚道：「你怎知我臉是假？」立娘道：「文爺說，去請鐵爺來，這裡只有你是鐵爺，人都知道是尉遲恭一樣，那裡有這粉紅色臉兒？靳家門下，和尚道士，多半有改變面色的方法；文爺那臉，敢也是假？」前年咱被他拿住，沒看見這金黃色的臉兒。」

鐵丐大笑道：「一些不錯。青記色臉兒，是守前關的；還有那兩家的軍師呢？」立娘道：「靳家是單謀，及景府長史吳鳳元；景王這裡是張賢士。張賢士專為景王，單謀專為靳仁；鳳元看風使舵，俟那家成局，即為那家。賢士只怕單謀，單謀只怕文爺，若知道文爺在此，便也不來下這一釣哩！」鐵丐忙出細述。天生吃驚道：「文爺真是天人，俺也還怕白埋了窩弓！前日幸是沒有讓房，俺是大意慣了的，險些兒不被這小姨割了頭去！」

素臣道：「這些話都是實話，大約此女已真心向你；入門為正，兼有他令姊一脈，當如結髮一般待他才是。」鐵丐笑逐顏開，連聲答應。裡面飛霞、石氏知道，進房相見叫喜。把立娘羞得要死，漲紅了臉，淚落如雨。飛霞等勸慰了一回，撥兩個丫鬟伏侍，料理飯食等事。到夜來，素臣問知尚未起床，因叫了鐵丐來問道：「這女子也是勁敵，怎便疲憊至此？莫非有詐？」鐵丐道：「小人也為他經過妙化擺弄，怕徵他不服，吃了一丸補天丸，直弄到天亮，總不肯泄。他又像死的，又像活的三回，那知就是這般癱化。」素臣跌足道：「他被壓捺已是受傷，再被淫藥之力連丟三次，可知是這樣疲憊了。」

以後斷斷不可，快把藥給我，夜裡不許再鬧，急急調養他起來，正要用著他哩。」鐵丐連忙答應，在袋內掏出一包丸藥，遞與素臣，素臣並在自己包內再三叮囑，然後就寢。次日，巳、午之間，天生從古城回來，替換鐵丐去練兵。只見一陣天風，裹著滿天黑雲，直壓下來。黑雲之中，隱見神龍盤曲殿前階石之上，落滿血雨。天生大驚失色，忙問素臣道：「此非佳兆，必有禍患之事！」素臣也是吃驚。正是：

欲向梅花推禍福，便知龍血有元黃。

總評：

飛娘聞勸至於大叫一聲，驀然倒地。寫英雄天性之深、悔過之勇，至美！盡美！而紅須乃更進一籌，至援刀勒喉，噴血滿地。所謂文無定境也。而同一深勇，剛柔各判，更復掇移不動，此為至文。

行聘成婚，素臣派出如許排場，真耶！戲耶！難之耶！令讀者恍兮、健兮、茫乎其若迷矣！及至紅須、鐵丐俱以為難而即大怒作色，發話起身，則尤使人兩目睜暗，無一線光者矣。玄之又玄，真欲玄殺一世。

素臣搖手示意，悄問機密之處必且一上神樓，暢說本懷而乃先看樓頂、次推樓窗、遠觀近視，復詳悉致問島數。島主此固急脈緩受之法，我卻更耐不得，欲如鐵丐所云：「咱要聽得慌，休急斷你冬烘先生黃韭腸子也。」

驕兵之計一段議論精鑿，非精於兵法者不能道其隻字。莫敖狙蒲騷之役，尤切日京病根。不攻屠龍，先平飄風，此先著也。行軍應敵，所爭者先後一間耳。為書者讀之，亟書之幃幕決拾之間。

兵機數語方說本懷，而讀者仍未敢定。急性讀不得書，尤讀不得奇文也。故知作奇書者是極慢性人。

鐵丐求妻，素臣之牽連而來，不意反在飛娘之先。此事之至變亦即文之至變。

飛娘之婚，銀成數萬，立娘則不須一錢，此事之至變，文之至變，亦見失節之人一錢不值也，可慨哉！